

李亚东 著 / 昆仑出版社

老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子/李亚东著. —北京:昆仑出版社,1998.9

ISBN 7-80040-319-X

I. 老… II. 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②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昆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北京朝阳区仰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8年9月第1版 199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

字数:348千字 印数:1—5000

定价:20.00元(膜)

目 录

我写老子(作者自序)	(1)
一 苦县苦子	(1)
二 劫难九重	(17)
三 归里遭嫉	(31)
四 化险为夷	(51)
五 初尝炎凉	(69)
六 宋都受教	(89)
七 险脱危厄	(108)
八 奇子施奇	(125)
九 拜师娶妻	(144)
十 生子居官	(160)
十一 受挫初醒	(180)
十二 丢职还乡	(196)
十三 赴鲁教孔	(213)
十四 复职历难	(229)
十五 二教孔丘	(248)
十六 痛悟无为	(263)

十七	守丧非礼		(280)
十八	丢职至宋		(301)
十九	苦教多娃		(321)
二十	沛泽教孔		(342)
二一	悟明天道		(361)
二二	邂逅李宗		(380)
二三	途经函关		(402)
二四	立说身逝		(420)

一 苦县苦子

车轮辘辘，马蹄嗒嗒。春秋末年的一天深夜，一队轻车撕破黑暗，在宋都（今河南省商丘）去陈国苦县（今河南省鹿邑县）的路上疾驰。

车队的主人叫老佐，端坐在最前面那乘轻车之中，是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他身上不露一丝华贵踪迹，尽是普通庶民装扮。身穿缁布衣，头戴缁布冠，脚踏一双葛屨^①。高大硕壮的身躯巍如一尊铁塔，屹然坐于轻车上面，显得英勇无比。黑暗中看不见他的面容，但听口中不停地催促御手：“快！再快！”表露出他心急如焚。

旷野广袤，夜幕迷蒙。轻车队在坎坷的小道上颠簸，疲累的汗水湿透了骏马浑身鬃毛，已到天将黎明时分。心急如焚的老佐依旧催促御手道：“快！再快！”就在这时，前方突现一队耀眼火把，向他们疾奔过来。

心急的老佐看着那火把队伍越迎越近正心生惊奇，黑暗中陡闻有人扑通跪拦在车前，惊得驾车之马“啾儿”齐声鸣叫随着竖起前蹄，险些把无防的老佐掀下车来。老佐一惊急忙稳住身子欲要定眼看视，却闻一双男女央求道：“大人救命！”“大人不救，小人两个

^① 葛屨：上古的鞋叫屨，汉以后叫履。屨用草、麻、皮、丝制作。一般夏穿葛屨，冬穿皮屨。

就难活过今宵了!”

“噢!”老佐一怔,生性嫉恶如仇的他心中顿生救助之意,询问道,“你二人为何深夜至此?有何急难?要我救助!”

女子杞姑急答道:“小女家乡乡正^①之子栾宇仗势霸占小女家田产,竟率家臣围杀小女家人。小女家人尽被杀死,只有小女一个得到家臣柘柳舍命相救逃到这里。可那栾宇紧追不放……”

“呀!”老佐目睹眼前恨顿想家中仇,气得心炸目裂吼叫道,“杀人霸田,太邪恶了!”柘柳立即接言道:“大人,如今天已将亮,小人俩已经力竭奔跑不动。大人不救,小人俩就要死在他们手中!”

老佐一听更是怒腾万丈:“邪恶栾宇不除,怎消我心头之恨!”

柘柳杞姑两个知道遇上了好人,顿时心喜万分连连叩头:“恩公营救小人脱离死地,小人当牛做马也要报答恩公!”此时栾宇已领家臣追到了老佐车前,看见柘柳两个,恶毒道:“快,给我杀!”在前家臣闻令就欲动手,老佐厉声喝止道:“慢!”动手家臣顿被震怔,又听老佐喝问其主道:“栾宇,是你领人追杀柘柳两个吗!?”

栾宇生得一脸邪恶横肉,身穿华贵丝绸深衣^②,闻听老佐喝声慑人已是一惊,火把映照下又见老佐巍如铁塔勇武过人,其身后还带有数乘轻车一帮壮士,更是一悸。但颐指气使的他又见老佐身着布衣,便不把其放在眼里也斜着眼睛讥讽道:“是又怎么着,不是又怎么着?!你行你的路,我杀我的人,你我井水不犯河水,难道还关你屁事?!”

“关我屁事?”老佐勃然大怒,厉声道,“我要你栾宇小子屁命!”随着他手一挥,便命令随从轻车冲了过去。栾宇大恼,即令家臣道:“上,打发掉这群蠢贼!”然而不等其家臣动手,老佐所率轻车已经

^① 乡正:乡为周代县以下基层行政单位,县辖乡,乡辖里。乡辖一万二千五百户,长官称乡正,或乡大夫、乡良人。

^② 深衣:古代衣指头衣、上衣和下衣;裳则专指下衣。一种上衣与下衣相连的衣裳,古代叫深衣。

冲到，车上军兵刀械齐出，刷刷刷如切菜砍瓜一般把其家臣杀死将尽。未死家臣急逃，栾宇被惊呆，一士兵上前，刷一刀将他杀死。

柘柳两个见老佐剪除了恶人，急又连连叩头道：“恩公救了小人性命，小人永志不忘恩公救命大恩。但不知恩公家居何方？小人两个已经有家难归，不知可否到恩公家中做些粗活，报答恩公救命盛恩？”

老佐正在令兵停止追杀，闻听此言道：“不！我教你俩是为扶正除恶，并非为了报答！”但随着他想到刚才借着火把光焰看到，柘柳年方二十，生相憨厚可靠；杞姑风姿不俗，生相娇好。认定皆为可靠之人，方才话锋一转道：“不过，你俩既已无家可归，随我前去苦县曲仁里家中也可！我的家人尽被楚兵杀戮，你们恰好可住我家中……”说着，刚毅的他也禁不住话语呜咽，热泪潸然。

“啊！”早就惊呆的柘柳杞姑两个闻听至此，不禁心痛万分道，“原来恩公家中也遭这般不幸！如今天下战乱不息，乱兵你去我来，庶民实在难活啊！”老佐随之慨叹道：“天下战乱不息，邪恶不剪世道怎平！走，快回我家！”说着，即让柘柳杞姑两个上车，一路向西南疾奔。

老佐出生在陈国苦县曲仁里，本姓李，名乾。称李为老，则是别人称他时使用的假借字。春秋时人有个时尚，即外域人或外族人常以同音字或近音字书写他人之姓，造成了他称时常常借用假借字的“姓无定字”习惯。而本族人书写本人之姓，则又是有定字的。比如战国末期的著名哲学家荀况，《史记·孟荀列传》称他为“荀卿”，《汉书·艺文志》又称他为“孙卿”。而荀子在他所著《荀子》的《儒效》、《议兵》篇中，却皆自称为孙卿；同时在他所著其他书中，也都没有一处自称荀卿。由此足以证明，孙卿为自称，所用为本姓定字；荀卿则是他称，用的是假借字。荀、孙皆入文部，故可借荀为孙。又如庆卿即有名的行刺秦王的荆轲，荆即为庆在他称时使用的假借字。庆卿“其先乃齐人”，燕人谓之荆卿。齐国只有庆氏，而无荆氏。

庆卿是庆封后裔，故知庆卿为自称，荆卿为他称。古音庆、荆皆入耕部可以通假，故而燕人借荆为庆，称之为荆卿。

苦县老佐——李乾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传说时代的颡项大帝之时。《新唐书·宗室世系》记载：“李氏出自嬴姓。帝颡项高阳氏生大业，大业生女华。女华生皋陶，字庭坚，为尧大理（司法长官）。生益，益生思成。历虞、夏、商，世为大理，以官命族为理氏。至纣时，理征字德灵，为翼隶中吴伯。以直道不容于纣，得罪则死。其妻陈国（今河南省淮阳）契和氏与子利贞逃难于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遂改理为李。利贞亦娶契和氏之女，生昌祖，为陈大夫，家于苦县。”

由此可知，李姓是嬴姓颡项的后裔，先为理氏，再为李姓。商朝末年，因理征直谏触怒纣王被杀，其子利贞随母亲契和氏逃难，先到豫西伊墟地方，后到豫东苦县定居下来。为了报答木子即“李子”的保命之恩，同时为了逃避殷纣王的追缉，也因为理与李同音，便从利贞开始改理为李。由此我国始有了李姓，李利贞即为天下李姓第一人。老佐实乃李乾（康熙《鹿邑县志》记载），正是李利贞的第十代孙。

李乾出生于陈国苦县曲仁里，生性嫉恶如仇，好扶正义，立志救民。为此他从少年时起即拜师苦习武艺，以待将来报效朝廷救助庶民。当时天下战乱频繁，你杀我伐，争战不息。这场不息的战乱开始于公元前 770 年，那年周平王把京都从镐京（今西安市南）东迁到了洛邑（今洛阳市），周王朝的历史由此从西周进入了东周。此后以公元前 475 年为界，又前称春秋时期，后称战国时期。

周王朝约建于公元前 11 世纪，建立之初周武王即分封其弟子与功臣为诸侯。他为诸侯们划定封区，把封区内的庶民赐给受封诸侯，名曰“授民授疆土”。受封诸侯对周天子承担有镇守疆土、捍卫王室、缴纳贡赋、朝见述职等项义务。受封诸侯在自己的封区之内，也有权把土地和庶民分赐给其亲属与亲信，并让他们享受“世卿世禄”。他们对诸侯，同样负有纳贡和充做军事扈从之义务。如此以

来，遂使得天下小国林立，名义上统一的周王朝实际上处在诸侯割据的分袭状态之中。到了西周末年，各诸侯小国纷纷借助王室腐败之机壮大自己，更使得王室势力孤弱到守不住京都的地步，终于迫使平王放弃镐京东迁到了洛邑。

平王东迁之后，其实际拥有的土地和人口都弱小到和诸侯差不多的境地。各诸侯国纷纷不听天子之命，开始了以强凌弱以众欺寡的争霸斗争。春秋前期齐桓公首先成了中原霸主，接着晋文公在春秋中期取代齐桓公成为中原霸主，随后是楚庄王春秋末期再取代晋文公成为中原霸主。与此同时，在边远地区还有吴、越争霸于东南，秦国称霸于西戎。就这样在春秋三百年间，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吴、越等列国之强，你争我夺你胜他败，争战不息。造成了“春秋无义三百年，诸侯争霸起烽烟。五霸虽成相迭继，谁怜庶民骨成山”的混乱局面。

李乾出生在春秋末期，成长在最混乱的年代。因此他练武倍加勤苦，二十出头便练得一身武艺，加之其身材悍壮孔武，已是勇武名冠乡里。这时，李乾当然想去陈都宛丘投奔朝廷，为自己的诸侯国效力。但岂奈自从陈国朝廷出了“夏征舒之乱”事件，即陈灵公因私通夏征舒之母夏姬被夏征舒诛杀之后，陈国一直处于混乱不堪境地之中。李乾欲图报效自己的诸侯国不能，遂离开陈国投奔近邻宋国，以期效力明主救助天下庶民。

李乾初到宋国欲图效力宋主而不能，正在发愁恰见左师鱼石招揽人才。他看到鱼石可为他进身之阶，遂应召投到其门下为士，被人称为老佐。老佐很快得到鱼石器重，三载刚过即被荐于宋共公成了宋军将领。此后转眼过去数载，到了公元前576年宋共公将崩逝之时。这时曲仁里送来音信，讲说陈国自夏征舒之乱以后，屡受楚国侵伐，国则不国，兵荒马乱，不宁一日。苦县不能幸免，其家人尽被楚兵杀戮。老佐痛不欲生，脱下戎装换上布衣，告假后即乘轻车返家看视，途中恰好救下柘柳杞姑两个。

老佐带着柘柳杞姑两个向曲仁里奔进，奔出不远天已大明。行进中老佐看到，由于到处战乱频繁兵匪如毛，路旁随处可见饿死杀死的尸体，野狗野狼在死尸上咬嚼，老鹰在死尸上啄食。村庄里残墙断垣，人迹寥寥。田野里荒芜得尽是疯长的野草，难见庄稼生长之景。老佐心如刀割，一路慨叹不止。

慨叹之中，老佐无意间看向同车的柘柳与杞姑，见到柘柳与在火把下一样生相憨厚可靠，结实的中等身材中蕴含着使不完的气力。杞姑头上乌发压鬓，瓜子脸上眉黛唇红，粉鼻若削，眼似深潭，楚楚动人。苗条的身材上穿一身帛制素积^①，更使她风姿绰约显示大家闺范，不似乡野村姑。老佐心生奇异，随之细问二人家世。得知少女杞姑虽非生在官宦之家的大家闺秀，却也是一位生在家道曾经殷富之家的小家碧玉。她幼年生活美好，少年苦读诗书，但不料如今年刚十七家遭浩劫。老佐了解至此心中正疼，车队已经来到曲仁里家门，下车后看到其家中遭过乱兵洗劫一切翻覆，十数口老小尽被杀死，横七竖八惨不忍睹地躺在院中。众村邻也都家家遭劫死伤惨重，虽有心收拾老佐家人之尸，但因皆已无力故而陈放至今。老佐痛不欲生，即刻进前抱住其母之尸失声痛哭起来。

老佐的如雷哭声惊来了村邻，他们对他讲说了村中遭劫的一切，更说得老佐心胆俱裂悲痛欲绝。好在有众村邻劝慰，方使老佐把悲痛化作治平天下之志忍住哭声，匆匆收拾亲人尸体草草埋葬了去。随后他根据柘柳杞姑两人之意，成全他二人结为夫妻，赐他夫妻随其改为李姓，用为家臣为其守护无人家院。接着告辞村邻与柘柳夫妇道：“李乾去了！天下不能早一日治平，庶民就不能安居乐业！我要前去完成此任。”随即引众兵登车上路。

老佐返到宋都，等待他的是朝廷一场正激的夺权内讧。当时宋国公室有三大宗族揽权，即以右师华元、司徒华喜为首的戴氏宗

① 素积：古代细褶衣裳。

族，以司城公孙师为首的庄氏宗族，和以左师鱼石、司马荡泽为首的桓氏宗族。共公在时，右师华元执国政。三族中势力最大的桓氏宗族便心中不服，屡屡欲图篡政。公元前 576 年共公突然崩逝，司马荡泽为夺执政之位，即率家臣百余人冲入君主之宫，杀死了公子肥。右师华元为之震惊，老佐突置此境也顿陷迷惘之中。

老佐一直在鱼石门下，自觉深知鱼石桓氏族人对共公忠心耿耿一心辅佐，只为强大宋国拯救天下庶民。今日共公刚歿，他桓氏宗族的司马荡泽为何即出杀手妄杀公子，欲夺国政？！正在这时右师华元约他诛杀司马荡泽，再立明君强大宋国。老佐这才心中骤明，看到自己跟随华元是拯救天下庶民的希望所在，即依华元之计与部下心腹偏将悍隼一道，一举诛杀了司马荡泽，惊得左师鱼石急率桓氏五家二百余人南奔去了楚国。

右师华元遂立新君宋平公，任命向戌为左师，老佐为司马，乐裔为司寇，平定了这场内乱。其后老佐与华元一道忠心辅佐平公，使得宋国重又安定下来。这期间老佐也娶妻棠姬成家，过上了欢快日子。然而宋国此后并未平静多久，以鱼石为首的桓氏族人奔到楚国客居三载，狡诈的鱼石即设法说动楚共公出兵送他族人回国。公元前 573 年 6 月，楚军助鱼石攻克宋国彭城（今徐州）。楚共公遂封鱼石为留守，并留下战车三百乘军队三千名作守军。

这时楚强宋弱，宋平公心中虽恼却也无奈，只有与众臣议定加强军备，以俟时机夺回彭城剿除叛逆。转眼一年半时光过去到了公元前 571 年 3 月，老佐与棠姬正在为棠姬怀孕一载有余过月不生心中焦急，华元向平公禀报军备准备完成，平公大喜即与众臣将议于朝堂道：“楚强我弱，楚国前年出兵助鱼石五逆据我彭城，一年多来我无良谋收复，朝野议论纷纷同仇敌忾。今日寡人决计收复彭城剿除五逆，众卿有何良策速速讲来。”

“主公，以臣下愚见，可以出兵复之。”华元率先出班道，“楚乃大国，若爱我所爱恶我所恶，以德待我，我当诚心侍奉不敢再生二

意。但其今日恶我，助我叛逆掠我城池。我若不出兵夺回彭城，后患无尽！”平公故作担心道：“若依爱卿此言，楚兵齐来攻我怎么处置！？”

“当年右师大人曾受先君之托，合晋楚之好，使两大国会盟于宋都西门之外。立誓同好同恶，相宜不相害，交市往来边界道路不得阻塞。”左师向戎道，“今楚欺会盟东道国宋，是毁盟；助鱼石据彭城阻塞晋吴通道，是欺晋。如若楚兵前来，我可借助晋兵拒之。”众臣将全都赞同向戎此言，平公见之话锋一转喝问道：“克复彭城，任重如山！爱卿谁敢担此重任？”

“愚臣愿往！”众臣将循声望去，见这掷地有声的话语出自身高丈二，剑眉虎目，阔腮宽额，巍如铁塔的司马老佐之口。老佐抢担此任不仅因为他身负司马军职，要一心辅佐平公强盛宋国，以期治平天下；同时楚兵屡屡侵伐其家乡陈国，闹得陈国民不聊生，其家人全都惨死在楚军刀下。他要剿除彭城楚兵，为宋国也为陈国和自己的亲人报仇。鱼石恶逆先前待他虽然有恩，但私情又岂能胜过治平天下的大义！

“启禀主公，”老佐话音刚落，却闻华元开口道，“老臣素知恶逆鱼石狡诈，鱼府凶残。彭城易守难攻，又有楚军战车三百乘，守卒三千名，其力不小！司马大人虽然勇武过人，恐怕也难以必胜……”

老佐不待华元说完，即刻铿锵插言道：“启禀主公，臣下曾为鱼石门下武士，深知鱼石乃蛀书之虫，鱼府乃缚鸡之辈，皆不如右师大人所言难夺其命。主公若是不信臣下，臣下甘愿携妻攻复彭城，不夺全功不复见主公！”

“司马大人忠勇精神实在可嘉！”华元仍是放心不下道，“但是为保必胜，臣下还是敬请主公再遣大将悍隼助之为好！”平公应允，即命老佐为上将军，悍隼为右将军，共率三万兵马收复彭城。

老佐领命回家议于棠姬，棠姬虽为自己过月不生心中焦急，但她还是慨然应允老佐之言，为壮士气随夫出征。只是担心腹中婴儿

过月日久，生于途中或者战场之上。老佐虽也满怀担心，但他还是说到做到携妻领兵，与悍隼一道杀向彭城。

站在彭城西门外，老佐夺城心切，即令众兵列阵叫战。鱼石数日前闻听老佐领兵来夺彭城已是气恼万分，此刻见到老佐领兵叫战更是勃然大怒道：“老佐小儿，我鱼石待你不薄！可你小子却步步死逼我桓氏族人，我与你小子不共戴天，看我立即除你在彭城之下！”言毕即欲领兵迎战。

“兄长且慢！”鱼府在旁拦阻道，“老佐英勇，宋军势锐，我军出战恐有失利！”鱼石一怔，怒气稍消道：“兵不出战，怎么除去老佐小儿！”鱼府狡谲道：“彭城坚固，易守难攻。我们凭固不出，避去宋兵锐气，然后待时击之，定可夺得全胜！”鱼石这才赞同道：“嗯，兄弟言之有理！到了那时再杀老佐小儿，就任凭我意了！好，就这么办！”随着，他传下了严做防守的军令。

鱼石固守，老佐叫战两日欲战不成，又令兵骂战三日鱼石仍是不应。老佐无奈，紧锁眉头对剽悍的悍隼道：“鱼石死死不出城应战，除了怕我势大，欲图以不战挫我锐气之外，定然另有深意……”

“啊？另有深意！”悍隼一诧道，“他有何深意？”老佐接着道：“鱼石恶逆定是在等待楚军来援或者攻我宋国，到那时使我军不攻自撤。”

“嗯，将军言之有理！”悍隼洞明道，“鱼石在与我们拖延时间，我们不能再待，必须速战速决，方可克复彭城！这样，我们明天就不能再骂战了……”

“是的，我们明天攻它彭城！”老佐定下决心道，“将军领兵围定北、东二门，我领兵围定西、南两门，来它个四面包围四门强攻，就不怕它彭城不破！”

悍隼即表赞同，遂与老佐分头行动起来。

次日，老佐与悍隼领兵围定四门，齐施强攻。彭城虽然坚固，鱼石守军防守严密，但岂奈老佐英勇身先士卒，悍隼稳健持重足智多

谋，二人协力军情振奋，一日之间彭城数露将破之象。鱼石守军见之心生危在旦夕之感，老佐宋兵心生必夺全胜之志。

天黑了，老佐鸣金收兵。悍隼赶来高兴道：“司马大人，彭城已露将破之象，今晚你我令兵好生准备，明天齐施强攻，定可克服彭城！”

“是的，克复彭城就在明朝一举！”老佐赞同道，“我们快快分头准备，明日城中相聚！”悍隼闻听告辞欲去，老佐陡觉心有所悟道：“将军慢行，兄有一言告知将军。”悍隼止步回头道：“兄长请讲！”

“论说不该讲说此言，”老佐突现犹豫之态，“但又觉得该讲。”悍隼道：“兄长尽管直言。”老佐这才说道：“兄弟，恕为兄直言了！你兄嫂跟在军中，为兄担心胜败乃兵家常事，万一出现意外，兄长就把夫人托咐给老弟了！”

悍隼甚是不以为然，哈哈笑得高大的身躯向后一仰道：“明日定为夺胜之期，兄长何出此言！”老佐则话犹未尽道：“还有，你兄嫂早已临产。若是生子，名叫李耳，兄长也托付给老弟了！”

“兄长，你这是怎么了！”悍隼看着老佐认真的样子，心中又生诧异道，“这都是不用说，也不该说之言啊！兄弟要做明日攻城准备，告辞了！”遂转身而去。

老佐怅望离去的悍隼许久，才转身返进内帐，见棠姬腆着大肚子，心中不禁更为她过月不生焦急，便开口劝她做好防备道：“夫人，夫君决计明日领兵拼死攻城。虽然彭城受攻今日数露将破之象，但战则胜负难料。若胜乃我夫妻与宋国之大幸，但败我夫妻也不得不防……”

“夫君必夺全胜，怎可口出这般不吉之言！”棠姬先被老佐说懵在那里，随之大惊打断其言道。

“不。胜败乃兵家之常，说防败并非不吉之言，爱妻不要这样避讳。”老佐接言否定道，“若败，夫君回京难以交待，恐会牵累爱妻；同时若败，兵败如山倒，夫君恐怕爱妻有伤……”

“不，夫君不要再说了！”棠姬不能静听下去，再次打断其言道，“夫君此战必胜，贱妾等待夫君凯旋之时，夫君一定能够凯旋而归！”老佐充满感激之情道：“但愿如同爱妻之言，一切都好！”随着他转换口吻恳求道，“但是若遇不测，爱妻要珍惜腹中过月的婴儿，为夫君留下惟一后人！因而恳请爱妻有备无患，闻败不要顾及夫君……”

“不，贱妾要和夫君待在一起，寸步不离！”棠姬突然发疯般喊道。“爱妻要顾惜自己逃出死地，暂先一路西南逃回老家陈国苦县曲仁里。”老佐继续道，“那里，有咱的家院。家中之人虽已尽被乱兵杀戮，但夫君对夫人讲过，还留有柘柳与杞姑二家臣为咱看守家门。”

棠姬这时已经珠泪满面，啜嚅起来道：“夫君，您……”随着则泣不成声，猛地扑进了老佐怀里。“记住，若生儿子，”老佐也已英雄情动，一双大手爱抚着棠姬潸然泪下道：“名叫李耳。拜托了！”言毕劝慰一番，即叫贴身家臣准备明日夫人出行事宜。家臣领命去了，棠姬边哭边说道：“夫君，你给儿子起的名字虽好，但若是人们按照时尚把李写成老字，叫成‘老耳’多不好听，就像当年人们叫你老乾不好听一样。”

老佐心中陡地一明，沉思片刻道：“这样！姓李，名耳，字聃。聃也是耳朵的意思。若按时尚称李为老，就叫老聃。称李的时候，就叫李耳。”棠姬这才满意道：“姓李，名耳，字聃。老聃，这行。”

次日，老佐领兵强攻彭城。只见他凭轼立乘一辆冲车^①之上，身着白盔白甲，手挥丈八长戈，勇猛无比地驱车驰骋于城下众兵之前，麾动众兵道：“勇士们，鱼石叛逆死期已到，克复彭城就在今日！攻啊！”随着身先士卒地驱车向城下攻去。

众兵大受鼓舞，口中齐喊杀声，驾车随后向城下猛攻。须臾攻

① 冲车：古代一种冲锋陷阵之车。